

影掠鄉故陀佛

香光莊嚴【第五十八期】民國八十八年六月 ▼ 一四四

如果下次我再來印度，是會為了什麼呢？

我提醒自己：從此刻開始，時時自我警惕，以佛法洗滌身、口、意業，但願當我重回印度時，我將重新驗證我的信仰，將佛法帶回這佛教的原鄉。

這是我的第一次朝聖。從來沒有踏出國門經驗的我，第一次就走向佛國，我惡

補滿腦的印度史地知識，當飛機停在孟買機場時，我還暈眩地問著自己：「這是印度，這是佛國嗎？」

浮光

就在一群年輕印度教徒的示威行列中，我們一步一步地告別佛陀的故鄉，印度當地導遊在臨別時的叮嚀猶迴盪在耳

際：「不要說我要離開印度；要說我會再回來印度。」

於是腦海裡浮現此行在古蹟石窟中寧靜、生動、美麗的佛像，由繁華而成殘墟的王舍城、靈鷲山、那爛陀寺……，菩提伽耶大塔內沾滿燭淚、碎花的佛像，人群擁擠的印度教廟，恆河上浮舟而下的裸形印度教行者，城中鎮日、徹夜嘶喊的印度教經咒聲……。

我闔上眼，看到在佛陀成道處行著大禮拜的喇嘛，於印度籌辦學校的台灣、日



本比丘。還有在中華佛寺，以中文唱著「三皈依」的七位那塔克籍小朋友與二位沙彌尼……。

我睜開眼，又看見許多揮都揮不去的大手、小手，伸向我說：「給我錢」、「給我飯吃」……，而我總是忍受內心的不安，低著頭從這群佛陀故鄉的子民身旁，快步擦身走過……。

飛機帶著我們一寸一寸地遠離了世尊的出生國土，我試問著：「如果下次我再來印度，是會為了什麼呢？」我以糾雜的心緒，寫下「佛陀故鄉掠影」，記錄這些日子的浮光雜思。

掠思

〔思念佛〕

參觀建於西元二世紀至七世紀的阿姜塔石窟，這塊佛殿的土地，曾經是千萬人禮拜思慕佛德的地方，如今卻成為陳列古蹟藝術品的博物館。

抬頭仰望佛陀，他正端坐在須彌座上，手結著說法印，身著袈裟，冰冷的石頭看起來似流動著澎湃的熱血，他似乎還在那兒說法——「不可因為口口相傳就信以為真，……不可因為說者的威信就信以為真，不可因為他是導師就信以為真」。

他是位人間的導師，教導我們除非自己親自「看清楚」，否則不要在沒有經過思惟、親身試驗下，就輕易相信任何人、任何事。在出家的修行生活中，我一直謹記

著佛陀的話：「諸佛只指出道路，用功則需要靠自己。」

師父帶領著我們唱誦「三皈依」，「自皈依佛……一切無礙」，懇切的梵唱聲於石窟中響起又消失。唉！什麼時候，印度人民才能像從前一樣再「體解大道，發無上心」——皈依佛呢？

〔思念法〕

當我們到達菩提伽耶時，看見茂密、壯大雄偉的菩提樹，心裡好不喜悅，我立即觀想著如來初成菩提，仍坐在樹下三七思惟……。

突然，聽到導遊先生說：「這棵不是佛陀當年證悟時座下的菩提樹，那棵早已被砍掉了……，當年菩提樹的分枝曾隨摩

晒陀到錫蘭，目前這棵樹是又從錫蘭分枝回到印度來，這便是第四代的菩提樹……。」原來菩提樹已輾轉拓植了四代，從印度到錫蘭，又從錫蘭回到印度，依然茂密成蔭，真是不可思議！

抬頭仰望著繁密的菩提樹，我心裡想著，其實佛法的推展不也如菩提樹，十一、十二世紀時，佛教在印度滅亡了，但它北傳到中國、日本，南傳到錫蘭、緬甸、泰國……，佛教早已融入各地的生活，成為文化的一部分。二十世紀的我們也只能在韓國、台灣、泰國、錫蘭等地，見到各式各樣的南北傳佛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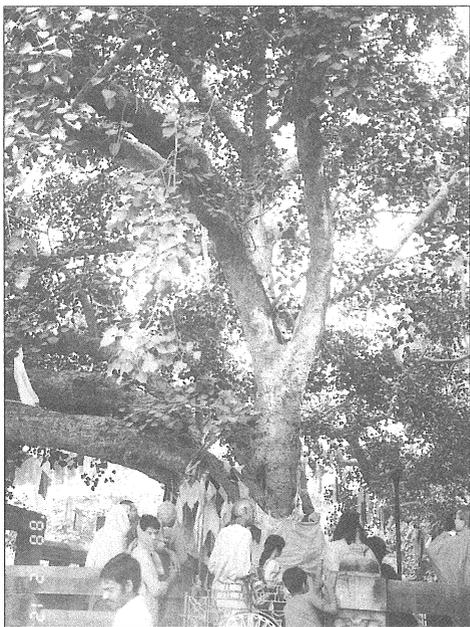
而今在佛陀成道的金剛座旁，他那句「若不成道，誓不起此座」的誓言，就在每個來到這裡的口中流傳。到底該具足什



麼樣的因緣，佛陀所說的四聖諦才有希望在印度復活呢？印度佛教的復興恐怕也要如菩提樹一樣，從它的「分枝國」再傳回來吧！

〔思念僧〕

阿姜塔石窟中一間間的僧房、石床、石枕、打坐台，那爛陀大學成列的僧舍，靈鷲山的講經說法台，王舍城山上的七葉窟……，這些都曾經是成千上萬的僧侶行腳、安身、說法、撰述的地方，我國的法顯、玄奘、義淨大師也曾千里迢迢來到這些地方參學論道，現



◎輾轉由印度到錫蘭，再由錫蘭到印度，菩提伽耶茂密、雄偉的菩提樹，訴說著一段佛南傳的故事。
(攝影：釋見重)

今卻不見任何僧人久住的身影，只見各國的朝聖者與觀光客穿梭去來，以及雕刻著法輪的斷垣殘牆，兀自向著長天。

我思惟著佛法的弘傳不就是靠著歷代的祖師大德，用他們的心力血汗，終生弘法，為法忘軀，才使得佛後二千五百年的

我依然能聽聞到正法，而有幸能追隨聖者的道路。身為現代的中國僧人，唯有深入經藏，勤修戒定慧，方能與聖僧相會，在這二十世紀的今天——我心裡這麼想著。

〔念印度人民〕

驚訝又興奮地看見人們正在口嚼楊枝、於河旁和衣沐浴、汲河水與井水飲用、頭戴花鬘、坐牛車或馬車、點油燈，宛如佛陀在世時的生活景象……繼之一想，二千五百年前如是，二千五百年後亦如是。

我感傷了！看著小孩們天真無邪的臉龐，看著大人們對神祇的崇拜眼神，他們知不知道有另外與他們的生活完全不同的世界？我不是哀感印度的落後與貧窮，而

是悲涼著人的生命力、發展力的如此不同，而造就出了相異的共業環境！

印度人信仰著恆河水為聖水、牛為聖牛，清晨沐浴聖水，然後到印度教廟宇，朝拜溼婆神。我們來到了聖河旁最大的都市——瓦拉那西，觸目所及，人、牛一同夜宿路旁，餐風露宿在他們看來似乎是司空見慣的事。街道上一坨坨人糞、牛糞隨處可見，人們習以為常，不以為意。三五步就可看到祭台，膜拜著男女生殖器的象徵、象形、猴形石頭、女像……，印度真是個宗教信仰興盛的國家。

印度人的生活與宗教信仰竟是如此緊密結合，我的腳步沉重，思緒混亂，在閃避路上人糞、牛糞的跳躍中，不斷調整自己的見聞覺知，不斷反問：到底宗教存在



的意義是什麼？它提供了人們什麼樣的人生觀？

返照

宗教在印度這塊土地上散發著一股濃得化不開的氣息，讓我不禁省思著宗教與生活的關係。

對人們來說，信仰者的生活型態、行為言語所傳遞出來的該宗教的思想與真理，遠比看不見的教主還來得真切！人們對於某一種宗教的認識與評價往往來自於信仰者的表現。由此反觀，當我聽到人們說：「佛教是老人的宗教！」「佛教只處理死人！」「佛教是社會的避風港！」等言論時，這些不正是佛教徒的一面鏡子？

為什麼佛教會給人這種印象呢？這與佛陀在人間力行佛法、宣揚佛法，引導眾生離苦得樂，所展現出來的慈悲智慧的形象是如此地不同，那麼所謂的「佛教徒」所信仰的是什麼呢？怎麼會出現如此大的差距？

一切的語言文字都是有限的，反而是身為佛教徒的我們，一切的所作所為，都在無形中如洪鐘般響亮地告訴人們：「佛教是……」。我提醒自己：從此刻開始，時時自我警惕，以佛法洗滌身、口、意業，常反省自己所作所思是否回到佛陀本懷，是否與道相應。但願當我重回印度時，在那些佛國遺跡中，我將重新驗證我的信仰，將佛法帶回這佛教的原鄉。